

小奘头

iao ang ou

汤永树 著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



小樊头

iao ang ou 汤永树 著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小茨头 / 汤永树著. — 哈尔滨: 北方文艺出版社,
2004. 10

ISBN 7-5317-1678-X

I. 小… II. 汤… III. 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I247. 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4) 第 085170 号

小 茨 头

Xiao Zangtou

作 者 / 汤永树

责任编辑 / 李金慧 王佳欢

封面设计 / 叶 方

出版发行 / 北方文艺出版社

地 址 / 哈尔滨市道外区大方里小区 105 号楼

网 址 / <http://www.bfwy.com>

邮 编 / 150020

电子信箱 / bfwy@bfwy.com

经 销 / 新华书店

印 刷 / 东北林业大学印刷厂

开 本 / 850 × 1168 1/32

印 张 / 7.125

字 数 / 180 千

版 次 / 2004 年 10 月第 1 版

印 次 / 200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 / 1 - 2 000

定 价 / 12.80 元

书 号 / ISBN 7-5317-1678-X/I·1588

引 子

本人少壮不努力，学无所成，区区庄稼汉本无力书写文章，但只因本人经历了一段让人难以忘怀的故事，这故事虽非南征北战出生入死那么惊天动地，讲出来确也叫人辛酸落泪，好不伤情。不瞒你说，我也是流着泪写这段往事的。

这故事本来大都是真人真事，只因本人能力有限，加上年深日久，也就少不了有丢头落尾安错胳膊腿的地方。再加上个人的偏见，或多或少给个别人搽胭脂抹粉，对那些龌龊小人也就多踹上两脚。不过不能出大格，基本上保住原头原脸，只是名字上加了“花点”，知情者一看就知道他是谁。

说这话已是五十多年前的事了。在帽儿山北十几里地上有个牛村，村里几百户人家，村子本不算大，但很散，方圆达数里之大。因靠近山地，夏季大雨过后，水从东南山上流下来，经过牛村，向西一直流入拉林河。日久天长，再加上水大流急，把一条沟冲出两三丈宽一房多深。就是这条沟把牛村割成两半。沟北沿正中有座青砖青瓦四合院的“老爷庙”，庙周围百米之内无人家，当地人就把这庙东称为东北街；庙西叫做西北街。沟南因中间有一段开阔地没人家，这东半部叫东南街；西半部叫西南街。在东南街南二里地住着的三十几户人家叫大洼；西南街西南约二里地左右住着的几十户人家，称为单家；在西南街以西约一里半地住着的十几户人家叫

西窝铺。而庙北大约二里多地的高坡上也住着二十几户人家，叫高岗山。这就是整个牛村。瞧，总共不过几百户人家，哩哩啦啦这么一大片，要不，怎么说散呢。

牛村西四里地左右的靠山村就不同了，两千来户的大村落很整齐，村大人烟稠密，拉林县二区靠山乡乡政府就设在这里。这靠山乡管辖五个自然村，牛村就归属靠山乡。虽然叫靠山乡，跟前儿真的没有山，都是一马平川的大平原，就是牛村的高岗山也不过是一大片高坡而已。只有牛村东南街的东南二里地以外有一片丘陵地——土山包，大家叫它东南山。东南山虽不像山，却也别有一番风韵，远远望去，像一条龙抬起的头，而村中这条沟恰好是龙身龙尾，大有行龙走蛇之势。有个风水先生曾对村中人说过：“此地大有风水，以后必出大人物。”

这风水先生的话也许可信，牛村只有这东南街出了两个大户人家。一个是唐家油坊，高墙大院，房屋百余间，老少八十余口，骡马成群，土地不少，还有油坊，方圆百里很有名气。再一个就是张大法官家，也是大门楼大宅院，建筑讲究，一看就知道不凡。据说，张大法官在家一跺脚，全拉林县都跟着乱颤。

不说这两家的财势和权势，单说有这么一年，不记得是民国哪一年，刚下头场雪，有两个拉骆驼的南方蛮子进山驮山货，经过牛村歇脚。那时，当地人多数没见过骆驼，都围过来看。两个蛮子临走对围观的村民说：“此地东山上有宝。”村里人一是听不懂南方话，二来也是不信，谁也没理会。可就在这年大年三十晚上，东南山上红彤彤一大片，约莫有半个时辰，红光才一会儿比一会儿小，渐渐消去。当时，村里人议论，都说可能是狐狸“炼丹”。事后，也就淡忘了。

第二年春天，那个风水先生再次经过牛村，他站在高坡上，相看了好半天，临走叹息说：“你们村风水被人破了。”村里人不信，风

水先生连连摇头：“走着瞧吧！”

事有凑巧，没过三年，这张大法官和唐家油坊同一年都败了。这时候，人们才想起那个风水先生的话，纷纷议论着。最后一致认定：一定是那两个南方蛮子在三十晚上来东南山憋宝，破了风水！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恐怕只有这两家的掌柜的心里最明白。

还是先听听唐家油坊掌柜的唐三爷是怎么说的吧：“唉！这年头兵荒马乱，‘胡子’来了要钱要粮，兵来了要枪要炮。打发走这拨，来了那伙。打粳米，骂白面；今天抢金银手饰，明天绑你的票。长年累月，有多少钱也不够消耗，一天天弄得你提心吊胆。就连那些小混混都惹不起，一时答对不周，给你放把火……唉！树大招风，不如散了吧。再说，树大没有不分枝的，人多心眼多，日子也不好过，分开了，谁有能耐谁使去吧！”唐家油坊就这么散了。

然而，那张大法官家更惨。一年没到头，光“胡子”就绑了他三回票。也不知大法官得罪了哪个冤家，那“胡子”得了钱还撕了票。大法官一筹莫展，万般无奈，把家分了，自己也搬到别人不知道的地方去了……

不说大法官搬离牛村，且说唐家油坊分家。掌柜的唐三爷是当时牛村的保长，家里家外很有威望，和老哥几个一合计，就把家给分了，各股各份没一个闹事的。村里人没有不夸的：一夸老唐家哥们儿和气；二夸唐三爷为人公道。不提村人怎么评论，且说唐家分开后，各股都比着干。这一年冬天，天又冷雪又大，牛村人大都蹲仓子猫冬了，只有十几家跑运输的不甘心守火盆过日子，这其

中就有唐家老三唐会民一个。

唐会民年仅二十九岁，正是争强好胜的时候。唐三爷一再劝告：“这年头兵匪不分，百姓遭殃，不缺吃不少穿多余去挣那俩钱。”唐会民哪里肯听，买了一杆老洋炮带在车上，村里其他十几挂车也都预备了家伙，组成了一个车队专门跑双城堡，拉来回脚。开始几趟倒也太平无事。没想到腊月初八这一天，牛村的大车队从双城堡拉货往回返，在彦家店西边经过那片树林子时，突然，枪声像爆豆一般响起来，也分不清是兵是匪，南北两面百十号人一边打枪，一边包抄过来，还嗷嗷地喊叫着。牛村的这支大车队哪见过这阵势，早毛丫子了，枪没放，打头车的抡起大鞭一个劲儿抽打前梢子，鞭杆子一推辕马，这车就像飞一样呼隆呼隆向前跑去。前车一跑，后面的自然跟着一溜猛追。

这天，唐会民的大车押后，他操起洋炮还没喊出“打”字来，这几匹马早已跟着前边的车飞跑起来。这时，两边的枪声更加紧了，子弹嗖嗖地发出刺耳的尖叫，从头顶上飞过去。唐会民操起洋炮正想搂火来上两家伙，万没想到右边车轱辘上了一个树墩子，车轮就起了空，左边车轮一打滑，车速又快，这大车像座小山似的向左边压过来。

天气寒冷，唐会民身穿皮大衣系着扣，腰间还扎了腰带，行动不便，跳车已来不及，被大车砸在了车下。

前边的车只顾逃命，无人顾及后边的车出了什么事。车队一口气跑进彦家店的大车店内，众人这才喘口气。正惊魂未定的时候，突然有一骑人马飞奔而来，一直进了大车店。这人身背长枪，从衣服上分不清是兵是匪。他一进院，勒住马，喊道：“牛村的车队吗？你们一挂车翻了，车老板砸在车下，快去看看，我们撤了。”说完，打马扬长而去。

众人听后，这才清查车辆和人数，发现唐会民的车没上来，等

众人来到现场一看，唐会民已气断身亡。

唐会民当年二十九岁。媳妇年长一岁，挨肩生下三男二女，腹中还有七八个月的身孕，长子年方十三岁，有一位小叔子十二岁还身长大疮，还有一位七旬的瞎姨婆。这一家老小遭此横祸有如晴天霹雳。消息传来，一家老小哭天喊地，一个个泪人一般。陈氏双手拍打棺材大哭：“老天啊，你怎么这么狠心啊，三十岁就让我守了寡呀，这一家老小叫我怎么过呀，扔下我还罢了，扔下一帮没爹的孩子有谁疼啊……”一帮不大不小的孩子更是打滚地哭。看到这场景，就是铁石心肠的人也不能不落泪，尤其是那妇女们更是一个个哭得眼泡红肿，声音嘶哑……

陈氏从此守寡，转年二月生下一女，老少十口全靠她支撑门户。大儿子唐景林个头不小可毕竟还是个大娃娃。他从小逞强好胜，性子刚烈，不惧硬。父亲死后咬咬牙离开学堂在家务农，决心挑起扛顶门过日子。凭他宁折不弯的性子，加上他心灵手巧，很快学会了庄稼地里的各项技术，把自家的地侍弄得井井有条，村里人没有不服气的，都说这小子真“英性”。从此给他起个外号叫“小英头”。

就在这年秋后，东北解放了。一进冬，斗地主分田地像一阵风似的席卷黑土地。牛村来了土改工作队，先斗了大地主，接着开始分田地。幸好唐三爷提早和农会的头头打了招呼，让他们照看老三家。而农会里又有唐会民生前好友向工作组反映，说明寡妇家的处境，村民们也都可怜见的，手下留情，给寡妇家留下房子、口粮、一挂大车、一匹马，农具一点未动，还和贫雇农一样分了地，就是浮财分个精光。这天晚上，看着空荡荡的大屋，寡妇搂着唐景林放声大哭。

这时的唐景林虽然才十四岁，但经历了一年的磨炼成熟了很多。他跟着哭了一阵，强忍悲痛，劝住了寡妇妈，安慰好弟弟妹妹

们。他对妈说：“妈，别哭了，共产党不会让我们吃不上饭，再说我都十四了，啥都懂了，啥都能干了，你不用愁，不用怕，我挺得住，熬上几年，说话弟弟妹妹们也就大了。这几天消停消停我出去挣钱。实在不行还可求助亲戚家里，日子很快就会好起来。”

寡妇是陈家的二女儿，人长得俊俏、丰满，身大力不亏，又懂情理，是个拔尖好强的女人。唐家十几个妯娌，她干在先里，享受在后边，一家大小无人不夸。眼下到了这一步，她心一横，决心领着这一帮老小把日子过起来。她擦干了眼泪，抽咽着说：“我哭的不是怕苦也不是怕累，更不是怕穷，我是看你们这些没爹的孩子好可怜哪！你们今后没有爹疼爱，更要吃苦受罪了。”说着鼻子一酸，眼泪又哗地流了下来。

土改很快告一段落，翻身后的农民有了自己的土地、车马，对生活充满了无限的希望和信心，都像打足了气的皮球，一蹦老高。那些不甘猫冬的老少爷们闹着要进山倒套子，一哄嚷就组织起二十多户。唐景林听说后，回家和妈一商量，卖了口粮，又买了一匹马，决定跟大家进山倒套子。临行那一天，唐家门上几乎都来劝阻。六叔横拦竖挡，一口八个不行地说不能去。“这不闹笑话吗，倒套子的活非常危险，人家大老爷们还都两个人去。你瞧瞧，这些去的都是人强马壮的，不是爷俩就是哥俩，你一个十四岁的孩子还是单鞭耍，再弄出点事这个家还过不过了！”六叔铁青着脸像跟谁打架似的冲着寡妇说：“三嫂，你听六兄弟话，不能让孩子去，咱不挣那个钱，穷不死！老唐家这么大户人家，一人省一口也能帮你把孩子拉扯大……”六叔说到这里想起三哥的死，看着眼下这一家无依无靠的情形，鼻子一酸，背过身去擦起泪来。这时，男男女女乱哄哄地喊成一片。岁数大辈分大的说：“三寡妇，可别错了主意，穷不死啊！说啥也不能让孩子去呀！”岁数小辈分小的就说：“三嫂，不能让孩子去呀！”众乡亲们也说：“不能去呀！不能去呀！”

这时候，寡妇反倒一滴泪也没有。她知道大家都是好心，可是顶门立户过日子，天长日久，靠谁也不行，救一饥不能救饱。俗语说得好：“天上下雨地上滑，个人跌倒个人爬，亲戚朋友拉一把，那也是酒换酒茶换茶。”到啥时候自己的梦还得自己圆。于是，她说：“他六叔，大伙的好心我都领了，可自己的路还得自己走啊！穷人的孩子就得早当家，如今老天爷把我们一家孤寡逼上这条道，那就让他闯去吧！”说着，又再三嘱咐唐景林：“记住，不懂的多找大伙问问，小人嘴要甜着点，手脚勤快点。干活别贪多，勤来勤去，量力而行。你不说天无绝人之路吗，那老天爷也总会给咱们一门弱小一条活路。孩子，挺起腰杆，跟大伙一块上路吧。”唐景林虽说才十四岁，却像个大人似的对大伙说：“父老乡亲，谢谢你们了，我唐景林这次一定挣着大钱，不缺胳膊不少腿地回来。”说罢，告别众乡亲扬鞭打马上了路。六叔望着他远去的背影打个咳声，摇摇头说：“这孩子比他爹还犟性！”

唐景林倒套子进了山，家里的寡妇妈在人众面前显得十分刚强。当然，这里除了有她生来就坚毅的原因外，也有深受生活逼迫的无奈。不用说十四岁的孩子，就是个大小伙子、大老爷们头次出远门，又是那么危险，做妈的也不能不担心。自那日走后，每个日落黄昏，她都要站在雪地上、寒风里，两眼含泪向唐景林走去的方向张望很久很久。有时情不自禁地往前走上一里半里，好像儿子正赶着爬犁飞快地赶了回来。有一天傍晚，她去井沿挑水，发现从东山方向来了一辆两马爬犁，远远看去很像是自家的。她扔下水桶，跟斗把势地跑着迎上去，近前一看，才大失所望。

一来二去，转眼离年傍近。算来唐景林进山已一月有余。套子上的人捎回信来，说唐景林真是小犟头，单鞭耍一个顶俩，就连林场的领导都竖起大拇指，套子上的人没有一个不服气的。听到这消息，寡妇不为儿子挣得多高兴，倒是为孩子太平平感到一点

点安慰。

再说土改工作队在唐景林他们进山以后不久,就开始进入土改第二阶段:定阶级,划成分。像共产党这样为穷人闹革命,斗地主分田地,可说是古往今来头一遭。听说划阶级成分更是新鲜事,多数人都不懂得,都说:“愿咋定就咋定吧,不当吃不当喝的。”寡妇一个妇道人家,除了要安排这一大家子人的生活,就只惦念远在深山老林里冒风险挣钱养家糊口的儿子,对定成分的事根本无心过问。

这一天,农会头头赵会长、大刘彦、关半拉子,还有一个叫不上名来的工作组员,一行四人来到他们家。还是赵会长先开了口:“三寡妇,村农会正给大伙定成分,你们老唐家虽说过去做过很多善事,农会也都清楚。可掂量掂量你们唐家油坊前些年在老伙时毕竟雇过长工,用过短工。虽说这几年败落了,都定中农说不过去,总得定一个富农。和你们三老爷子商量了一下,觉着搁你们这股合适。唐会民不在了,今后有什么事也找不着他,以后国家要兵选将的都不要。寻思着让你这寡妇扯业的儿女在跟前,团团圆圆,省着想得哭天抹泪,还是个好事。今天来征求你的意见,要是同意,我们回去就这么定了。”

寡妇听说是三叔公的意思,本人又不懂,特别是听说连征兵都不要,心里情愿。因为这些日子唐景林进山倒套子她都想得神魂颠倒,这滋味可不好受!既然富农有这一条好处,也就满意了。她想到这儿,用眼睛扫视了一下来的每一个人,只见工作组的人毫无表情地看着她。关半拉子大低着头,猜不透他什么意思。只有大刘彦深情地望着她说:“三嫂,我三哥活着的时候,我们俩挺好,我不能坑你们,这事对你没啥大关系,对孩子很重要,你要想好。”他把“对孩子”几个字说得很重。寡妇错会了刘彦的意思,以为刘彦说的重要指的是儿女不当兵不选将,所以,就一口应承下来:“行

啊，只要让孩子们平平安安地守在我跟前儿，富农就富农吧！”赵会长听了这话，立即拍板：“那好，就这么定了。”这时，刘彦和关半拉子同时看了寡妇一眼，欲言又止。四人出门走出多老远，刘彦和关半拉子还回头望了两眼。

事后，寡妇和别人提起此事，还兴致勃勃地说：“富农多好，好听。挺好。”可是，刘彦走到半路上小声和关半拉子说：“到底是老娘们啊，再精也差劲。”关半拉子说：“要不怎么说头发长心眼短呢！这事怨不得咱们，有工作组、会长在，又跟唐三爷商量好了，寡妇又乐意，咱们也没法，以后后悔也怪不得咱了。”

三寡妇送走了农会的人以后，成分的事就已经忘到了脑后，她一天天掰着手指头算着唐景林进山的日子，暗地里眼泪不知又流了多少。本来么，丈夫为了一家人的生活跑双城堡丧命还不到一年，那撕肝裂肺之痛还没有过去。如今，为了一家老小的生活，年仅十四岁的孩子又去干这等危险的活计，叫当妈的怎能放心得下，又怎么能不心疼？！俗话说：十指连心哪！搁谁身上还不如此呢。

不说寡妇日夜悬念，就说在腊月二十二这一天，太阳刚偏西，村东头突然传来哄嚷声：“唐景林回来了！唐景林回来了！”这喊声惊动了整个东南街，家家户户老老少少都跑出大门外，向迎接久别的亲人那样，满心欢喜地迎了出来。

唐景林一家的遭遇受到牛村所有善良人的同情，唐景林完完好好地归来，不仅是寡妇妈的企盼，也不单是唐氏家族的企盼，而是牛村人大家伙的企盼。所以，一听到唐景林回来的消息，大家都关切地迎了出来，来分享这幸福的时刻。

年仅十四岁的唐景林，经过几个月的艰辛和磨炼，显得更加成熟了。他满怀丰收的喜悦胜利地回来了，掩饰不住内心的激动和兴奋，美滋滋地赶着两马爬犁进了村。爬犁上装着满满的木柈和杈柴，上边还装着那么多鼓鼓的粮食袋子。他一进村，就下了爬

犁，一路走着和乡亲们高兴地打招呼。这时，早有人飞跑着去告诉了三寡妇。

听说儿子回来了，寡妇推开了正在吃奶还不满十个月的梦生，敞着怀就奔了出去。刚出大门口就见唐景林在众人一片夸奖声中赶着爬犁来到近前。此时，她百感交集，又喜又悲，止不住两行热泪流了下来。唐景林满怀喜悦地叫了声“妈”，将爬犁赶进自家院内。左邻右舍，三亲六故，众乡亲们像迎接得胜归来的将军似的，随着爬犁拥进院来。爷们儿们七手八脚地帮助卸马、卸货。六叔见唐景林满载而归，安然无事，笑得合不拢嘴。连说：“好小子，好小子。不愧是小柴头，有种！”说着，他抓住绳头，第一个爬了上去。“唐景林，这袋子里都是粮食啊？”六叔边说边用手摸了一遍，惊喜道：“嗨！还有猪肉片子，嗨！白面，嗨！粉条子。这是……”“啊，来到年了，顺路办了点年货，买了些粮食，不买粮这一家子人吃啥呀。”说着，唐景林扛起六叔搁起来的一袋粮进了仓房。

人多好干活，不到一袋烟的工夫，粮进仓，柴成垛，全利索了。唐景林还没来得及说声谢，众爷们儿已经在欢声笑语中散去。只有那些娘儿们接过年货拥进屋去。这时，跟前儿没人，六叔一边拍打身上，一边对唐景林说：“孩子，爹没了，可就苦了你了。依着六叔，说啥也不让你去倒套子，危险哪！你能平安回来，万幸啊！”停了一下，又说：“还行。你小子有志气，六叔为你高兴。老唐家人没葬种！”

在唐家门里，唐景林最服的除了三爷就是这位六叔了。在他眼里，六叔有正事，心眼儿好使。这两个多月，唐景林身在深山，可心一直惦念着家里。天寒地冻，家里没一个能干的，吃水都难啊！套子上的人都安慰他：“小柴头你放心吧，不用老惦念家。你们那么一家人都住在跟前儿，谁还不帮一把。”的确，没多久，套子上有回家的人捎回话来，说六叔把挑水、推碾子拉磨这些爷们儿干的

活全包了。这下唐景林放心了，干活更来劲了。别看他岁数小，可他心灵手巧，又柴性，把两匹马调教得特别好使。同样干，人家干三趟，他干四趟，加上他早出晚归，谁也没干过他。就是那位林场的场长也格外地喜欢他。套子解散时，特地送他一堆打好的木样、杈柴让他随便装。这会儿，六叔语重心长的话，使他对六叔更加尊重，更亲切，心里说：这才是爷们儿。

六叔就是六叔，他拍拍唐景林的肩膀，说：“孩子，快屋去让你妈好好看看吧，想坏了。我也该回去了。”说着，六叔转身走去。“六叔，进屋坐会儿呗。”六叔侧转身子说：“不了，一屋妇道，不方便，哪天咱爷俩再唠。”

屋内，一群妇道都为唐景林拍手叫好，这嗓门最大、闹得最喜欢的就数那赵五彪子了，这五彪子中不溜的个儿，胖墩墩的，猪肚子脸，语声有点憨，说话没遮没拦，啥话都能掏得出来。嫁给赵家老五还不到二年。此人心肠好，谁家有个大事小情都跑到头里，大嗓门可劲喊。“三婶，这回总该宽心了！我早就说了，你们小柴头人小心大，不是一般人。他五哥常夸他，说小柴头不是凡人，有钢有铁，宁折不弯。心还灵手还巧，看啥会啥，干啥像啥……”五彪子说得正来劲，唐景林进了屋，他来不及和这么多人打招呼，进了里屋顺手把鞭子挂在门旁大柁的钉子上，摘下貉壳帽子使劲地抖落帽毛上的霜。冷不防被兴致勃勃的五彪子一把拉过去，差点闹个趔趄。“啧啧啧啧！你大伙瞧瞧，这小柴头哪像个十四岁的孩子，分明是个大小伙子了……”她用尖尖的细指一划唐景林的脸蛋，着实夸道：“妈呀，你看这脸蛋，比大姑娘都俊，明儿娶媳妇啥样的姑娘能配得上啊！”说到这儿她冲寡妇道，“三婶啊，说真格的，小柴头的婚事我包了。头年这么几天了，过了年我就去保媒。姑娘没说的，包你们都满意。”五彪子话音还没落，坐在北炕沿上的王勤媳妇早就气不忿儿了，抢过话茬儿就是一杠子：“你说啊，五彪子这名一

点没叫错，这家伙的一屋子人净听她的了。矮老婆高声，差点揭了房盖。呸！没出息的货吧！你这么看着好，明个你就跟小樊头过吧！省着费劲吃力地当媒人。哈哈！”王勤媳妇住在西头，论着叫五彪子五嫂，也不是省油的灯。说完她大笑起来，全屋的人也哄堂大笑。五彪子听了哪肯让分，一巴掌打过去。吼道：“小蹄子，你眼馋了？眼馋今下晚就把你留这儿。”说完前仰后合地大笑起来。

这正是说者无心听者有意。听了五彪子的话，寡妇看了一眼个头跟自己差不多的大儿子，心中暗想：儿子岁数虽说小了点，可眼下家里缺人手；再说早先有钱人家十二三就有娶妻生子的了，自己就是十四岁过的门。说起寡妇嫁到唐家来，那是事出有因。那年头跑胡子，穷人家姑娘媳妇被祸害的有的是，爹妈出于无奈，不得不早早地打发了她。那年唐会民才十三岁。想到这儿，她冲老五彪子说道：“老五媳妇，说笑归说笑，有这分心思，挑那合适的，你就给张罗张罗吧，三婶有心无肺的，就靠大伙帮衬了。”

要说这五彪子虽说彪了点，可是个有心的人。刚过正月十五就把亲事给说成了。姑娘是西南街老邵家的姑娘，叫桂英。与唐景林同庚，过了年都十五岁，个头和唐景林差不多。模样长得俊，用五彪子的话说：“跟天仙似的。”况且老邵家这人家老实厚道，门风好。老邵头膝下五个儿子，就这么一个姑娘，不光长得俊俏，更是心灵手巧，扎花刺绣样样行，十分惹人喜爱。再加上她通情达理特别贤慧，老邵头爱如掌上明珠。不用说左邻右舍，凡是见过她的人没有不夸的。别看老邵头家境不算太好，几个儿子都念了几天书，个个务正业，对小女更是倍加疼爱。所以能成全这门亲事，绝不是人们常说的：穷家主养不起十八岁大姑娘，而是因为老邵头深知寡妇家虽说眼下困难重重，家境不好，可他十分钦佩寡妇的为人，更喜爱唐景林这苦命的孩子。所以，五彪子没费劲儿就把这桩亲事说成了。

三寡妇可说是女中豪杰，办事极爽快又有远见。春天，瞎姨婆过世；秋天，就给唐景林草草地办了喜事。喜事给这个家庭带来了新的生机。这邵桂英虽说十五岁，还是个大娃娃，可她特别有心机。她有个姨妈住在靠山村，全家搞编织。头年冬天，桂英去姨妈家串门，只三天工夫，就把编席子、编芡子、织草帽等手艺学得透透的。她嫁到唐家后，一是夫妻恩爱，二是婆婆十分器重，日子过得开心。为了这个家，她使出了浑身的解数。秋后高粱秆一进家门，她就向婆婆提议搞编织。寡妇正愁没进项，自然是乐不得的，自此搞起了编织。

开始，桂英一人编席全家人侍候，不久，几个逞胜好强的小姑子就你争我夺抢着学。没几天，个个要单打独斗地逞强，怎奈地方不够用，南北两炕只能各容一伙，只好两人一伙在一起编。自此，唐家年年搞编织。全家人技术一天比一天好，速度一天比一天快，日子一年比一年火。全村人都很羡慕，那些心眼儿小的家户甚至开始嫉妒起唐家了。

二

不说村里人怎么看法，却说这唐景林不光能干，能算，还善于交际，比他大的、小的、穷的、富的、有权的、没权的，都能成为他的朋友。几年来因为搞编织，和靠山乡供销社主任关文利处得像亲兄弟一样，这一年一进秋就和供销社订了合同。编好的席子打成捆，不用验，不用送，供销社直接上门装车。还把自家要用的煤油啊、油盐酱醋之类一并捎了来。唐景林真是顺风顺水，弟弟妹妹

们都佩服他，一切听他吆喝。他也不负众望，每年季节交替，都给一家人添置衣物。别人家有的，他家有；别人家没有的，只要用得着，看着好的，就让大家满意，一家人过得十分开心。二弟从八九岁时，脚下垫个凳子就撸秫秸，身有残疾小他一岁的小老叔坐在炕上破筛子，小弟和梦生小妹才六七岁就牵着毛驴在院中压筛子——真可谓瓢舀水刀切菜，人尽其能，全家上阵。村里都眼红地夸道：“寡妇家这日子没冒儿，谁也比不了。”

日子过得火了，弟弟妹妹也渐渐长大成人，唐景林松了一口气。这年一过小年编织就停了手。一家人打扫屋里屋外，糊棚糊墙贴画，欢天喜地迎接新年。晚上，大吊灯一点通明瓦亮，从南来一过大洼，一眼就能认出唐景林的家。唐景林此时自是扬扬得意，开始东游西逛。一开始，他只是和人们一起讲今论古，谈天说地。他最喜欢的古人物一个是重情重义的大刀关云长，一个是为友舍弃黄骠马两肋插刀的秦琼秦叔宝。也许人都怀旧吧，唐景林听这些老书没够，特别是那个“大学生”讲的书他最爱听。

“大学生”姓孙，叫继昌，原住在八家子正街上。祖孙六人，父亲孙水江会一手好面活，专做各种糕点，开着店铺，号称孙家床子。家中置办几垧坡地，自家不能经营，多年来一直出租，土改时被定为地主成分，首先被斗。老两口一气搬到白石厂开办一家小卖店，糊口度日。这孙继昌的妻子唐氏，乃唐家油坊大姑奶奶。不愿随公婆去，搬来这东南街娘家的村里住，在唐景林家西院，和七叔住东西屋。孙家到他这辈三世单传，从小娇惯，自幼读书不成器，长大后肩不能担担，手不能提篮；文不能为官经商，武不能负辛务农。土改后，可谓半路出家，万般无奈下了庄稼地。正像小舅子们开玩笑所说：“干啥啥不中，吃啥啥不剩。”膝下一男一女，夫妇四口生活勉强维持。孙继昌年少时对戏园子特别感兴趣，加上他十分贪玩，四书五经没学好，倒是把演义小说学得蛮精，特别是那些戏词，他